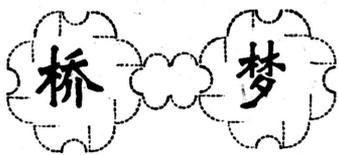


听爷爷讲，我一落地就闭着眼睛不吃不喝哭了三天三夜，终于在第四天睁开了眼，饿慌了大吃大喝，但哭声未止。



(散文)

李颖

有人说这种哭声不是好兆头。果真不然！哭声象北方秋天的雨，刚满月就哭走了妈妈。没过百天又哭走了爸爸，听说爸爸当时在乌鲁木齐修铁路，当技术员，架桥时摔下去便再也上不来。

从此，我便真成了“怪物”，再也没哭过！在全村男人的手掌上颠来颠去，在全村女人的奶子上活蹦乱跳。爷爷象一棵驼腰的槐树，我象一株傍在槐树下的细草，生长在北方的原野。

会爬了会走了，我成天不穿衣裤，一个人在窑门前的场地上刨细面土，和尿泥。

有次倾盆大雨下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村口仅有的通往山外的那座独木桥不见了！沟这边和沟那边聚满了行人，脸上都挂着同一种表情。

爷爷出山了，半个月后请回两位石匠一老一小，背着钢钎铁锤，“乒哩乓啷”就在村口修起了石桥。

我每天在修桥工地痴迷地聆听那铁锤、钢钎和石头撞击的粗犷乐曲，观看石匠们那有力而娴熟的动作……

爷爷骂道：“有啥好看的？你爹才能哩！他修的桥比咱莲花峰还高，比咱塌山沟还长，上边还跑呜呜叫的火车哩！”他抬头望着悠悠的蓝天若有所思。

石桥修起来了，我又和起了尿泥。

捏桥墩捏桥梁，捏好后放在窑顶的阳坡上去晒。嘴里“笃笃”地叫着，一溜烟跑到“桥”上，兴高彩烈地大声喧嚷：“过火车罗！过火车罗！”

逗引得全村光屁股蛋儿娃娃们全围上来。我认为我威风极了！

路人 (小说)

张洁 雅农

汽车挤得要命。夹缝中，我喘气流汗窝火骂娘烦别人。

眼皮底下有座位，坐个老头，脸朝外，看天看地看人不看我。我在心里祈祷，盼他早点抬起屁股下车。

车停了。下了一拨人又上了一拨人。



吊 (木刻) 洪涛

人，冲锋陷阵舍生忘死般地紧张。

老人回头，先看别人后看我。

“这不是小三吗？”看着看着，他惊喜地叫起来，直起身，拍我的肩。

我看他，很陌生。我是独子，也不叫小三。他肯定花了眼，把谁当谁了。

“不认识？”他热情中透出几分尴尬。解释说“你家原先住我隔壁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。”

记不得，确实记不得了。我摇头。

“那阵你还小，穿开裆裤呢。几年不见，长成大小伙了。”他重新坐下，欣赏地打量着我，顺手给我拉拉衣服，慈祥得象我大爷。

我上衣敞着，穿整齐热得慌。

“你是……”我不能不明不白呆头呆脑地由他胡说。

“我叫老广，广东人。你以前叫我广爷。你尿床，你妈打你，你就往我家跑，躲我身后，我给你挡驾。”老广豪爽地笑了，津津有味地揭“我”的短，说得真有眼。

旁边有人偷偷看我，掩嘴窃窃地笑。我脸热心跳火往上冒。这老家伙，为何这般信口雌黄地埋汰我。

“你小时候可孝顺了，你妈做了好吃的，你就拿给我这个孤老头子。你上小学，功课好，老师常夸你，说你是个小灵鬼……”他尤自说下去，我的优点还真不少，形象挺光辉的。很遗憾，那不是我。童年，老师训我，爸爸打我，妈妈骂我，至今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。

“只有一次，你偷了同学的铅笔……”他又说得岔了道，我又脸热心跳火往上冒。他见我黑着脸，忙闭了嘴，讪笑着，站起来，扬扬手“我到站了，再见！”

但愿别见。我松了口气，他离座，我入座。

他向车门走去，走两步，又退回来，拍拍脑门，自嘲道：“瞧我这记性，还有几站路呢！”

“你坐吧。”我刚坐稳，又得让他，心里好懊丧。

“你坐，你坐。他按住我，双臂张开，半弓着身，抓住我的椅背和前排椅

晚上，我托着滑腻的小肚皮，猫着腰，鱼跃般钻进被窝，小猫样偎在爷爷脚下睡觉。

然后便作梦。

作架桥的梦。

这塞祖祖辈辈只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闭塞山庄，因我十八岁那年拿到了一张“交大”录取通知书，村民们便象潮汐一样欢呼着，奔走相告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如得活宝，我将通知书装在上衣口袋里，用手紧紧压着一路小跑回家，直到爷爷眼前才双手抖索着端出来。顿时，爷爷的眼睛象村西头养活了儿辈人的清泉那样溢光发亮，半天才说出一句话：“我娃能行……”

带着爷爷的叮咛，带着黄土高原泥土的淳香，带着童年的七色梦，我背上全村人捐缝的新被褥，一头扎进喧嚣的都市。

爷爷来信问：“你学啥哩？”

我回信说：“学做桥！”

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塞北的荒漠里修真格的桥，梦中七彩斑斓的桥和书本上的平面桥便有血肉地揽入眼帘，美不胜收的是架桥机粗大的手臂轻轻地举着梁，又灵巧地安放在墩与墩之间，不几天桥就象人间彩虹连着东西南北的群山，横跨于汹涌澎湃的江河，蔓延于空旷辽阔的沙漠、绿洲。

比起我家村口的双拱石桥，它气魄之大，简直不可比拟，每当处身于那种美妙境界时，脑海中就闪现出那座双拱石桥，想起一老一小石匠；想起爷爷佝偻着的剪影；想起我的尿泥“桥”……



刊头设计 王洪斌 本版编辑 叶广芬

红原，一种旋律在升腾

赵元平

这里有一群强悍的男人，他们大多数是锻工或锻工的儿子；锻锤的体格，锻件的皮色，钢铁的性

格，爱家庭，但更爱事业。

这里有一群泼辣的女人，她们大多是锻工的妻子和女儿；温柔和细腻怎么也掩饰不住从眼睛里流

露出的那股雄性的气质；富于幻想，喜欢逗乐。

这里更有一种旋律：铿锵、炽热，叫人鼓舞；给你展现一个金光灿烂的明天。

这个地方就是红原——航空航天部的一个大型专业锻造厂。

这群强悍的男人和泼辣的女人，不仅是这铿锵旋律的弹奏者，更是这旋律的欣赏者。他们在锻锤与炉间咏唱着青春之歌，谱写着生命之曲，高擎的理想，是红原冲刺的动力，是红原腾飞的翅膀。

红原厂位于泾渭平

原与渭北高原的相接地带。

城市的建筑和人流日趋，山区的风情和习俗长存。

气候是北方的燥稍加南方的润。

地理是北方的峻又有南方的秀。

在这醉人的地方，更醉人的却是那无以名状，无与伦比的旋律，它时而亢奋激昂，时而低沉雄浑……

哐、哐、哐，这锻锤打击的音响，铿锵有力，摄人魂魄。给你以信心，给你以勇气，给你以力量，它将把你带

入一个忘我搏击的世界；在熊熊的加热炉前，迎着龙卷风般滚动的火，紧执炉钩的是锻工，他在火海里撬动着生命的

帆，打撈着自己的价值；在铁塔似的锻锤下，锻工粗大的手紧握铁钳，死死卡着那经受锻打，渴望成形的毛坯搓揉，每一次打击，锻锤下都盛开着簇簇火花，似锻工那灿烂的笑。这里，每一个

肌腱暴起的锻工，都是一尊男神的雕塑，透过那古铜色的皮肤，可以听到热血的鼓荡……

这旋律是丰富多彩



金秋硕果 胡义明

的。在家庭，在舞厅，在体育场，在阅览室，你都可以感觉到一种舒缓或起伏，或浪漫或深沉的旋律。

我们是光荣的航空职工，把银鹰送上万里长空……”厂歌的旋律也时在厂区升起，回荡在天空，回荡在阳台，回荡在心里。每当银鹰隆隆掠过，他们总会露出几分骄傲的微笑，

尽管他们很少有人坐过飞机，他们却精通飞机上每个锻件的结构。

(散文诗)

吹蒲公英的女孩儿

孙谦

这回看到《吹蒲公英的女孩》这幅画，始终觉得那个女孩就是我。始终觉得我就那样坐在向阳的山坡，坐在春天的画框里，背对你潮湿的目光。

女孩的小嘴象喇叭花，冲着一朵蒲公英吹去。你只看到了女孩的背影，只看到了她的腮帮鼓成了圆圆的桃子，只看到她举着蒲公英的手指嫩得象葱。你始终猜不透那水晶宫般的蒲公英飘散时，她心里在想什么，你始终看不到她水晶宫般的眼睛。

的确，女孩在凝视……

那时，黄昏就一点一点地渗透她。

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，我只象女孩一样一直望着远方。

远方是什么？

在山那边的远方。

星星出没的地方。

风轻轻地荡过去了。

悼一位起重工

张艳齐

真的，我不信，不信你跑道一样宽阔的脊背

曾使太阳无数次升腾工地的尘土 怎会淹没你的笑声

这是夜晚，很静 但那山后的太阳 一定又在准备和你一起 重新登陆湛蓝的高空 你也会继续把它放飞 为划破不该积聚的阴影

不是幻影，不是的 只要有太阳， 我就能看到你的身影



无题

马腾